

自序

本書的寫成事屬偶然。西元二千年，戴天兄來圖麟都，跟我談起熱極一時的「大圓滿」，我隨口說了一些關於這甯瑪派法門的正解與誤解，同時表示，「大圓滿」成為傳法的賣點，實際上未必是一件好事，因為反而有可能成為這法門的損害。

戴天兄是位詩人，有點感性，當時他正主編一份月刊，聽了我的說法，便立即約我撰寫一些文章，談一談「大圓滿」。

現在作為附錄的兩篇文章：〈天鼓雷音——藏密甯瑪派的「大圓滿」教法〉、〈「如來藏」的「本來面目」〉，就是在這情形下寫出來的稿。

文章發表以後，戴天兄興緻勃勃，約我寫一系列連續性的稿。其時正掀起「生死熱」，我便想到，可以將十四世紀初事業洲尊者的「六中有」法門，從生與死兩個層面來表達，於是便用《生與死的禪法》這個標題，寫成目前呈獻給讀者的這一輯文字。

這是一輯通俗的文字，我相信，即使是從來未接觸過佛學的人，看起來都不會覺得困難。為了既能通俗，又能介紹出頗為艱深的法義，所以文章中用了一些譬喻，不過「凡譬喻都是跛足的」，所以譬喻絕對不宜引伸，一引伸，便容易引出不相干的旁義。

西藏佛學家有一個很有趣味的故事。有人問上師：「甚麼是白色？」上師答：「這有如天鵝的顏色。」那人說：「哦，

那麼白色就是有羽毛的了。」上師搖頭，說道：「雪的颜色也是白色。」那人立即說：「那麼，白色是凍的了。」上師又搖搖頭，說道：「白色，即是海螺的颜色。」那人沈思了一刹那，若有所悟地說：「我明白了，白色是生長在海灘，有羽毛而且凍手的東西。那是住在海邊的魚鷹！」於是，黑色的魚鷹便成為一種名叫「白色」的生物了。

因此，我在用譬喻的時候，其實很小心。老是怕譬喻會引出不相干的旁義。現在特別說明這點，也正是怕批評這本書的人，用旁義來質疑書中的說法。

在這教法中，「自顯現」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，因為是「自顯現」才可以「自解脫」。「六中有」法門的標題，正是《寂靜忿怒密意自解脫深法》，強調「自解脫」，所以非把「自顯現」的概念說清楚不可，否則，於生與死的禪法便無可供抉擇之處。

其實所謂「自顯現」，也即是《入楞伽經》所說的「如來藏藏識」。關於這點，可以一說。

如來藏，是佛內自證境界，這境界，可以說是佛的法身，更不容易引人誤會的說法，是將它等同佛內自證的智境。

然而，佛的智境無可說，亦不可見，因為我們不可能用識境的語言、文字、概念來形容，亦不可能用凡夫的識來見佛證智的境界。不過，雖不可說、不可見，是即謂「不可思議」，可是這智境卻其實與我們同在，因為佛的內自證智境已自顯現為我們的藏識——一個與人生死與共，呈現生生世世輪迴狀態的根本識。

這個根本識，在《入楞伽經》譯為藏識，唐玄奘法師則譯之為「阿賴耶識」。它有一個別名，叫做「阿陀那」(ādāna)。施設這個別名，為的是要說明根本識有一個作用，它即是支持人身體與根官不壞的生命力。

這生命力，廣泛一點來說，即是周遍法界的生機。周遍一切時空、周遍呈現生命形態與不呈現生命形態的世界、以至周遍涅槃界。從人的角度來說，這周遍的生機是佛的大悲，由佛本願力而起的大悲；從法界的角度來說，這周遍的生機則可視為大樂，在《理趣般若》比喻之為surata，這是一個隱喻，喻如生殖之樂。

因此，本來清淨的智境，在周遍的生機中（或者說，在周遍的大樂中）自顯現為一切識境，在我們這世界，若以人為主體，則可稱藏識境界。《入楞伽經》由是便有「如來藏藏識」之名；《勝鬘經》便說「如來藏智」。

「六中有」法門，正是憑藉着「自顯現」這個抉擇見來觀修的道法。所以，並不是將識境除滅，然後待智境顯露，而是通過觀修生起決定，現證識境為智境的自顯現，由是於識境中自解脫。

所以，我們絕不是設法將心中的污垢挖出來加以清除，亦不是進入一種出神的無意識狀態來令了別不起。可是，這兩種教法，卻恰恰是目前流行的「大圓滿」教法。學人追隨着它，可能覺得情緒穩定，甚至有救贖的感覺，只可惜，這卻正是為輪迴建立因素。

還有一點，要觀修「自顯現」，在道名言上有很多施設，例

如要將智境施設為性、相、用，由是令行人容易抉擇與決定，於是就施設了「空分」、「明分」、「現分」等道名言；又例如要令行人容易於識境中認識智境，於是又施設了「四大光明」、「四大解脫」等道名言。由這些道名言，又容易產生許多誤解。因此，我們不但要澄清「自顯現」、「自解脫」這個原則，還要澄清觀修上許多道名言的涵義。必須這樣，「大圓滿」教法才能令人認知無誤。

這便即是這一系列文字的內容了。筆者已盡可能將有關的道名言解釋清楚，甚至說明了修習的脈絡。

所謂脈絡，即是行者先持抉擇見，然後作觀修，於是由觀修生起決定，繼而現證這個決定。所以，抉擇→觀修→決定→現證，即是一個修習的流程。

然而於觀修時，行者不但要依文字義理（經教），還要依照教授（文字所表達的修習方法），最重要的則是依照口訣（上師對行人的指示），在本書中，無法提供口訣，這是要請讀者原諒的事。

但雖然如此，筆者覺得這本小書，至少已能令讀者對「大圓滿」教法、對「六中有」教法，尤其是對「中有聞解脫」不生誤解，甚至可以明白這些教法的綱領。

對於「中有聞解脫」，本書有專篇說明這法門在近代流行的歷史，總括一句來說，這法門一直是在受歪曲的情況下傳播。目前，很多人將它當成是「度亡」的寶典，這樣，自顯現自解脫的法義就模糊了，如果情形繼續下去，「中有聞」恐怕就會變成風俗，由是整個六中有法系也會受到影響。這也是須要特

別提出來的事。

以上所言，絮絮而談，但當中卻實在包涵着筆者自己對成書的喜悅。願這本小書，能令讀者對「大圓滿」能生正見，並願這法門能以正確的面目長傳於世。願吉祥！

波錫社

公元二千又四年歲次甲申九月